

伊戰背後(五) 海運六咽喉

戰火揭穿不平衡貿易依賴
經濟軟肋無所遁形

掌握人類能源命脈 全球六大海運咽喉

美伊戰爭暴露了全球經濟的脆弱軟肋，霍爾木茲海峽等關鍵咽喉一旦受阻，將直接衝擊全球能源供應。戰前每天約有2,000萬桶原油通過霍峽，海灣國家約90%原油經此輸出，儘管有替代出口管道，但分流能力遠遜於水路運力。美伊一度達成諒解備忘錄，承諾重開霍峽，但最終美伊雙方持續交火，霍峽通航量急劇下降，目前海峽風險等級仍為「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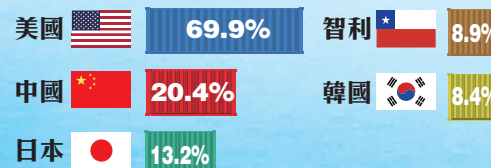
急」。據美國能源信息署(EIA)及國際能源署(IEA)數據，去年上半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約為1.04億桶，其中海運運量約每日8,000萬桶，全球70%的石油需求，及逾90%的石油海運貿易，均需經過六大海上咽喉(版面紅點標示了各要道的全球石油海運量佔比)。若這六大要道遭封鎖，全球貿易恐面臨崩潰風險。 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藝禾、俞康敏

巴拿馬運河

位於中美洲巴拿馬，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，是美洲大陸最重要航運水道。運河整體承擔全球約6%海運貿易量，年通過船舶1.4萬艘，運輸貨物約4,500萬標準貨櫃。它是連接美國墨西哥灣沿岸與亞洲的最短航線，在中東局勢持續動盪下，巴拿馬運河的戰略地位再度上升。運河的淡水水位及通行能力，長期以來一直是影響全球供應鏈穩定性的重要變量。然而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表明希望奪得該運河控制權，令當地局勢持續緊張。



部分國家貨運量佔比(2025年)



來源：巴拿馬運河管理局

黑海海峽



俄烏途經糧食出口量

年份	俄羅斯	烏克蘭
2022	49.0	17.1
2023	55.5	18.6
2024	43.0	15.8
2025	48.0	14.0
2026(預測)	47.0	14.0

單位：百萬公噸
來源：美國農業部

由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達達尼爾海峽組成，位於馬爾馬拉海兩端，是連接黑海與地中海的唯一通道。該海峽是黑海沿岸國家尤其俄羅斯、烏克蘭的糧食、石油等大宗商品出口全球市場的必經之路，每年貨運總額約3,000億美元(約2.4萬億港元)。在地緣政治博弈中，是牽動全球能源與糧食安全的關鍵閘門。



蘇伊士運河

位於埃及，連接地中海與紅海，是亞洲與歐洲之間最短的海上通道，承載全球約12%至15%貿易量，及約30%貨櫃運輸量，年通航貨值逾1萬億美元(約7.8萬億港元)。能源方面，全球約9%海運石油和約8%液化天然氣經此運輸。作為歐亞之間核心航道，此運河的任何中斷，將對全球供應鏈產生深遠影響。2021年「長賜號」貨輪擱淺導致運河癱瘓，已充分體現這條水道的重要性。



●全球石油海運量佔比

2.9%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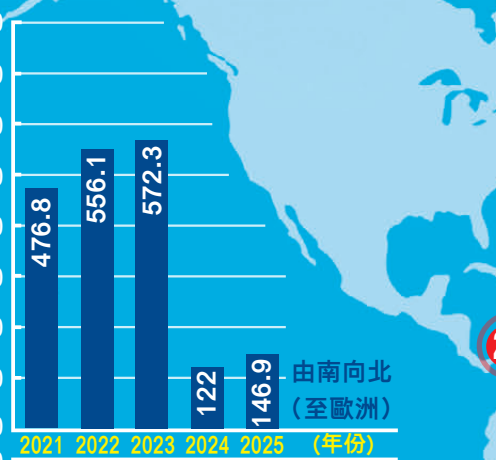
4.6%

6.1%

29.1%

5.3%

26.2%



南北流向貨運量

單位：百萬公噸
來源：蘇伊士運河管理局

曼德海峽



位於也門、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亞之間，連接紅海與亞丁灣，最窄處僅約29公里。它是紅海的南側門戶，也是連通大西洋、地中海與印度洋的咽喉要道，同時也是東亞經蘇伊士運河通往歐洲最短海運航線的核心樞紐。每天約有600萬桶石油經此運輸，承擔全球約9%海運石油貿易。與聚焦能源的霍爾木茲海峽不同，曼德海峽功能更為多元，整個紅海航道承擔全球約30%集裝箱運輸量。今年較早時，伊朗曾威脅要在其盟友也門胡塞武裝幫助下關閉該海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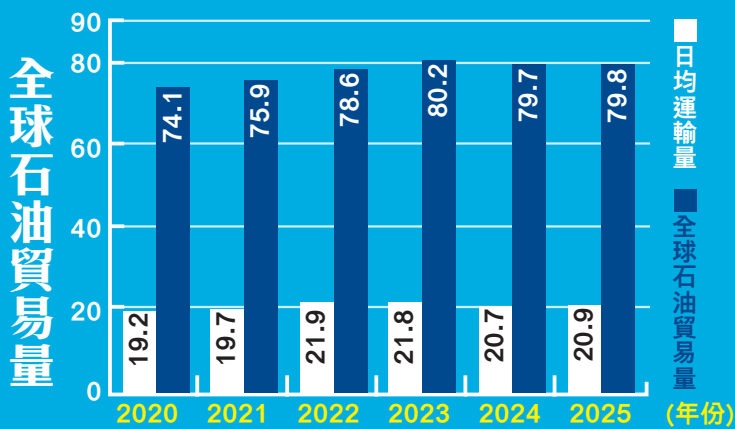
受伊戰影響石油數量(日均)



霍爾木茲海峽



全球石油貿易量



位於波斯灣與阿曼灣之間，連接中東產油地區與印度洋，最窄處僅約33公里，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運輸咽喉。沙特阿拉伯、伊拉克、卡塔爾、阿聯酋等中東主要產油國的原油出口幾乎必經此地。此輪美以伊衝突前，每天約有2,000萬桶石油路經此處，佔全球海運石油貿易四分之一以上、液化天然氣運輸則約為五分之一。由於繞行選擇極其有限，一旦霍峽受阻，全球能源市場將遭嚴重衝擊。

馬六甲海峽

位於馬來半島與印尼蘇門答臘島之間，全長約900公里，最窄處僅約2.7公里，是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的最短海道，也是亞洲最重要的航運咽喉。全球約四分之一貨物經此航運運輸，它也承載着亞洲大部分的能源進口。在石油運輸方面，每天約有2,100萬桶石油通過該海峽，約佔全球供應量20%，同時也承載全球約20%的液化天然氣運輸量。此海峽年過貨價值高達約7萬億美元(約54.9萬億港元)，是連接東亞與印度、非洲及歐洲市場的關鍵捷徑。



途經船隻數量
來源：馬來西亞海軍局